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理论角度对作战指挥艺术进行了全面研究,界定了作战指挥艺术定义和内涵,论述了其制约因素、形成、发展条件以及主要表现形式。同时,结合古今中外的著名战例,深入浅出地总结了谋略艺术、治军艺术和用兵艺术的特点和规律,探讨了传统和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艺术,并对高技术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艺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该书内容广泛、语言生动,既富于理论思辨,又不乏生动战例,是军校师生了解作战指挥艺术不可多得的教材,也可作为商海决策和社会处事的有益参考资料。

目 录

第一章 作战指挥艺术概述	(1)
第一节 作战指挥艺术的定义与基本范畴	(1)
第二节 作战指挥艺术的特征	(9)
第三节 作战指挥艺术与作战指挥学其他领域的关系	(16)
第四节 研究作战指挥艺术的意义	(21)
第二章 作战指挥艺术的制约因素	(29)
第一节 军事思想	(29)
第二节 传统文化	(41)
第三节 战争实践	(43)
第四节 科学技术	(50)
第五节 武器装备	(58)
第三章 作战指挥艺术的生成和发展条件	(61)
第一节 知识渊博,视野开阔	(61)
第二节 经验丰富,勇于创新	(67)
第三节 素质超群,能力卓越	(71)
第四节 心理冷静,勇气非凡	(75)
第四章 作战指挥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	(79)
第一节 巧用谋略	(79)
第二节 长于用兵	(87)
第三节 活用战法	(92)

第四节	妙驭战机·····	(95)
第五节	善抓枢纽·····	(101)
第五章	谋略艺术·····	(112)
第一节	兵贵定谋·····	(112)
第二节	计战结合·····	(116)
第三节	不战屈人·····	(121)
第四节	伐交制胜·····	(125)
第六章	治军艺术·····	(133)
第一节	以治为胜·····	(133)
第二节	量才用将·····	(140)
第三节	教戒为先·····	(148)
第四节	和军爱兵·····	(153)
第七章	用兵艺术(上)·····	(159)
第一节	知己知彼·····	(159)
第二节	兵以诈立·····	(165)
第三节	料敌察机·····	(174)
第四节	统一指挥·····	(178)
第八章	用兵艺术(中)·····	(184)
第一节	奇正相生·····	(184)
第二节	众寡分合·····	(189)
第三节	制人先后·····	(196)
第四节	虚实结合·····	(203)
第五节	攻守之宜·····	(209)
第九章	用兵艺术(下)·····	(221)
第一节	因敌制胜·····	(221)
第二节	机动歼敌·····	(232)
第三节	围师擒敌·····	(241)

第一章 作战指挥艺术概述

本章论述了作战指挥艺术的基本含义,对作战指挥艺术的定义、基本范畴、特点等内容进行了初步界定,并分析了作战指挥艺术与作战指挥学科其他领域的关系,强调了作战指挥艺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节 作战指挥艺术的定义与基本范畴

作战指挥艺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作战指挥艺术是指整个战争史上作战指挥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卓越指挥经验、指挥技巧以及指挥人员所具有的指挥能力。狭义的作战指挥艺术一般侧重研究指挥者在作战指挥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才能。

一、狭义的作战指挥艺术

当前重要的作战指挥学著作一般取狭义进行界定。例如国防大学版的《作战指挥概论》认为,作战指挥艺术,是指指挥者在运筹谋划、施计用诈、运用战法、利用战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指挥才能。军事科学院版的《作战指挥学教程》认为,作战指挥艺术,是指指挥员创造性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方法,于作战指挥实践中展现出来的非规范化的指挥才能。二者皆将优秀指挥人员在作战指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才能作为指挥艺术,并且认为作战指挥艺术是与卓越的作战指挥人员密切相关的。

狭义的作战指挥艺术研究认为:作战指挥艺术是指指挥者长期作战经验和指挥成果的一种积累,是指挥风格的一种体现。并且

认为,作战指挥艺术具有鲜明的个体差异性,它不是一两次作战能够形成的,而是体现为作战指挥者的独特特点。这种研究直接把握作战指挥艺术的个性特征,从而集中概括作战指挥者的个人才能。

本书认为应对狭义的作战指挥艺术进行具体的辨析。

第一,作战指挥艺术不能简单地定义为指挥者的指挥才能,把作战指挥艺术概括为个人的指挥才能,这很不科学。首先“才能”存在于“人”本身,看不见,摸不着;“艺术”存在于“艺术品”,给人以愉悦和快慰,看得见,摸得着,即“才能”与“艺术”是分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物体。同样道理,指挥才能存在于指挥员本身,指挥艺术存在于战争活动,它们也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物体。如果把具有“指挥才能”的人看作主体,包含着“指挥艺术”的战争活动就成了客体。故不应把“指挥才能”与“指挥艺术”等同起来。另外,一场成功的战争、战役和战斗所表现出的“艺术”,固然是亲自指挥这场战争、战役、战斗的指挥者的“个体艺术”。但是,千百万成功的战争、战役和战斗所表现出的有着许多共同点的“艺术”是千百万“个体的指挥艺术”的集合。战争艺术和军事艺术都有“个人艺术”和“群体艺术”的存在,作战指挥艺术也就有“个人”和“群体”之分。因此,把作战指挥艺术简单地定义为“指挥者”个人的艺术是单独认识事件而不是全面考察历史的结果,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

第二,作战指挥艺术的本质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巧妙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个成功的社会活动,肯定是符合这一事物的客观规律的活动,以及这一事物本身固有的根本属性。所以,一个成功的指挥活动中肯定包含了对这个战争、战役、战斗的本质属性的洞悉和把握。群体的指挥艺术中肯定包含着对一个时期或一个时代甚至全部人类史中的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的洞悉和把握。就是说,不论个体还是群体的指挥艺术,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对战争活动客观规律的认识。任何人的指挥活动缺少这一点,就

肯定会失败,当然也就没有艺术可言。

战争活动的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认识这种客观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运用这个规律达到为己方求胜的目的。因此,就本质而言,作战指挥艺术是对战争规律与目的性的连接和统一。在这里,只认识到战争规律和目的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战争的规律和目的之间找到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它是连接认识和结果的桥梁,是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点。可以说,没有创造性就没有作战指挥艺术,创造性的强弱大小,就成了区别指挥艺术是否高超和独特的标准。一个创造性的方式方法尽善尽美,其指挥艺术就“高超”;一个创造性的方法前无古人,其指挥艺术就“独特”。同样道理,一个指挥员在思考“创造性的方式方法”中的惯常指向和常用方法构成了他本人指挥上的个体“艺术风格”,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指挥艺术”;一个群体的“创造性的方式方法”中的惯常指向和常用方法也就构成了这个群体的指挥艺术,如我军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还有我国古代兵法一再强调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以及造势、奇正、示形、用间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军事艺术的基本特征。

第三,无数个体的指挥艺术和群体的指挥艺术存在着同一性。不同个体之间的作战指挥艺术是有差异的,它表现为每个指挥者在自己所有成功的指挥活动中所呈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代表性特点。但集中考察不同个体的指挥艺术,就会发现个体虽千差万别,但仍在艺术上表现出同一性。进一步研究不同个体指挥艺术的同一性,对深刻揭示指挥艺术的真正面貌是有重要帮助的。

对千百万个“个体”来说,指挥艺术是识、胆、谋的统一。一个指挥员要赢得作战的胜利,必须懂得指挥艺术的本质和规律,对作战活动有足够的理性认识。在这种理性认识指导下,指挥员能够洞悉具体战役战斗的关节,为周密地筹划作战部署提供依据。因此,对军事活动的理性认识是进行作战指挥的内在条件之一,是构

4 作战指挥艺术新论

成指挥艺术的科学基础。

然而,兵为诡道。作战信息充满了不确定性,任何判断、抉择都不是在知其全部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就使军事活动常常存在很多危险。特别是关系越重大的战役战斗,越可能波谲云诡、险象丛生,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于是,能否赴艰历险,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历代军事家都把“勇”作为将领的必备条件,可见“胆”也是作战指挥艺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有了真知灼见和英雄胆魄,还要巧妙地运用作战手段,对行动方式作出充满机智的规定,使战役战斗的构思、指挥高敌一着。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对一场战役战斗的关节要害很少慧眼独具,而行动的方法则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最后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谋略运用是指挥艺术的重心。

有识无谋者是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有胆无识者是粗鲁莽撞的冒险家,无识无胆者则更不可能有胜敌的谋略,这些人都不属于合格的指挥员,更谈不上具有指挥艺术。我军历来要求指挥员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正是强调了识、胆、谋相统一的重要性。因此,指挥艺术是对军事活动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英雄魂魄,以及巧施计谋、妙用奇兵的谋略手段这三个要素的高度统一。

指挥艺术的三要素统一在具体的作战活动中。面对一定的战场态势,“识”给指挥员以正确的思维导向,使其明了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胆”给指挥员以勇气和毅力,使其敢于犯难克险,勇往直前;“谋”则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法,推动作战活动向前发展。这犹如一部汽车,识是方向盘,谋是发动机,胆则是蕴藏着能量的燃油。三者相互统一,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个体的指挥艺术是识、胆、谋的统一,那么,群体的指挥艺术又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讲,不同群体的作战指挥艺术同千百万个体的指挥艺术一样,也是有差异的,表现为不同军队、不同国家、不同

时代的指挥艺术,这实际上是不同战争活动特定本质的客观反映。但是,同千百万个个体的指挥艺术一样,不同群体的作战指挥艺术也有着同一性,不同军队、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指挥艺术也有着同一性,这就为认识作战指挥艺术共同本质开辟了通往终点的道路。

千百万个个体的作战指挥艺术集成一个群体的指挥艺术,许多群体的指挥艺术整合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指挥艺术,最终形成更高理论意义上的作战指挥艺术。这种集合、整合是对无数活动的共同本质的抽象和理论化,使之成为全人类对作战指挥活动的共同的理性总结。作为个体指挥者的胆魄可能不再成为指挥艺术的重要内容,不同个体的指挥风格和不同军队的指挥表征也退隐了,只剩下最大多数人对作战活动本质的深刻而周全的理性把握,和对达成胜利目的的方式方法的充满智慧的规定及处置,认识的科学性和处置的创造性统一到了一起。因此,作战指挥艺术是对作战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创造性运用。

二、广义的作战指挥艺术

而广义的作战指挥艺术是将历史上著名的战例进行剖析,总结优秀指挥作战人员在作战指挥方面有益的经验,进行共性研究,总结一般性的规律,用以指导后来作战指挥人员的指挥实践。广义的作战指挥艺术研究侧重指挥艺术的共性规律,从作战指挥相关范畴,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这是因为:

第一,作战指挥艺术是作战指挥的最高境界,是作战指挥规律出神入化的运用,是作战指挥经验的升华。因此对作战指挥艺术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总结作战指挥领域内深刻的规律性特征,并结合战例,获得感性经验和理性分析的统一。

第二,作战指挥艺术虽然人各一面,但其中的内在规律性却是一致的。尽管运用方式、把握时机和组合特点不同,但作战指挥过程中谋略艺术、知兵艺术、用兵艺术和治军艺术等基本范畴却有共

同之处。因此,透过作战指挥艺术的个性特征,发掘其中共性的东西,有利于军队当前的作战指挥训练。

第三,属于特定指挥员的独到的作战指挥艺术是在限数次战争实践中形成的。而后人一般以成功者作为研究对象,加上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真正被全面研究的优秀指挥员很有限,后人无法深究其根本性的技巧。同时,这些优秀作战指挥人员本身也在汲取历史和现实的营养而不断成长,所以全面研究有史以来的成功作战指挥经验,分析其灵活性和创造性,有助于全面把握作战指挥规律,提高作战指挥水平,服务于未来作战指挥运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战指挥中集体谋略和相互作战指挥艺术逐步成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协作的作用越来越大,作战指挥与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的区分逐渐模糊,纯粹意义上的、具有独特个性的作战指挥艺术越来越少,因此,作战指挥艺术研究必须拓展思路,从历史上著名的作战指挥人员和著名的战例入手,广泛分析体现指挥员卓绝才能的指挥经验,并将之归类整理,用以指导现代条件下的作战指挥运用。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从广义的作战指挥艺术入手,全面分析古今中外优秀作战指挥人员在战争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作战指挥艺术,试图将其作战指挥艺术进行分类分析,从规律和经验的角度,全面剖析其作战指挥的谋略、技巧和方法。

三、作战指挥艺术的内涵与范畴

本书中所取的作战指挥艺术包括如下内涵:

其一,作战指挥艺术是实践的产物。它是在作战指挥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一个指挥员若不从事作战指挥的实践活动,其指挥艺术就不可能得到表现。

其二,作战指挥艺术是具有创造性的指挥成果。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领导人员依照每一个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

这种决定坚决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种结果,这就是一种领导艺术。”这种领导艺术运用到作战指导上,就是指挥艺术。很显然,如果没有指挥成果,也就谈不上指挥艺术。

其三,作战指挥艺术是指挥才能的杰出表现。它是指挥员军事知识、作战经验和谋略才能的综合体现。不是任何人指挥作战都能产生指挥艺术,它还需要出众的指挥才能。

同时,作战指挥艺术有自己特定的体现范畴。

其一,它是指挥员的专利,只有指挥员的指挥才能纳入其范畴。本书从作战指挥员的角度进行论述,分析其运用策略和指挥技巧。例如,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善冒风险、所向披靡,是彭德怀作战指挥艺术最突出的特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中,他指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 2 万余人,硬是拖着国民党军 20 余万人在西北战场上“打磨磨”,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饿饭、疲惫,尔后三战三捷歼敌 1.4 万余人。在抗美援朝的第一次、第二次战役中,他指挥志愿军在没有空中掩护、没有坦克装甲车、没有战役后方的情况下,硬是敌进我进,一战连续 12 个昼夜,把敌人从鸭绿江边一直赶到清川江以南,歼敌 1.5 万余人,稳定了朝鲜战局;再战,解放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八线”以北的大片领土,收复了“三八线”以南瓮津半岛和延安半岛,歼敌 3.6 万余人(其中美军 2.43 万余人),粉碎了敌人迅速占领朝鲜北部的企图。第 38 军在第一次战役中错失良机,而在第二次战役中因拿下军隅里一举成为“万岁军”,也是彭德怀作战指挥艺术的卓越展现。彭德怀的这些特点是建立在救国目的与战争手段、恨敌人与爱人民统一基础之上的,也是“慈不掌兵”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其二,它属于才能的范畴。这是一种特殊的非规范化的才能,它建立在已有知识、经验、方法之上,紧密结合实际,主客观相统一,卓有成效地灵活运用已有经验,运用有限条件。例如毛泽东的作战指挥,在红军极其弱小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他能指

挥所部连续打了多次反“围剿”战役等当时红军较大规模的作战；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能指挥八路军开赴敌人大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兵力总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之时，他能指挥解放军转入大反攻，进而发起大决战，以后又以大迂回、大包围、大进军一鼓作气了解放全中国的问题。当然，毛泽东的作战指挥艺术，是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紧密结合基础之上的，是深谙战争规律和制胜之道的展示，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的有机统一，是整体思维和全局谋略的全面融汇。

其三，它是创造性指挥的产物，是对以往作战指挥经验和作战指挥规律的创造性运用。没有创造的指挥无艺术可言，例如粟裕总能够将军事运筹与作战指挥紧密结合，从随抗日先遣支队北上，到坚持苏中斗争和整个解放战争，从苏中七战七捷到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无处不展现着粟裕精于谋划、精打细算的指挥特色。苏中战役中，他能在以5万余人对付敌人25万余人的情况下，连续走出七步好棋，一举吃掉敌人5万余人；孟良崮战役中，他能精心计算出所歼俘之敌少了七八千人，从而未使残敌漏网；豫东战役前，他能在中央决心初定的情况下，计算出兵下江南失大于得的结局，力谏在江北再歼敌一部，从而首创了人民解放军一役歼敌近10万人的战绩。粟裕的“精”，是基于“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最高指挥境界，是以最有利于实现战略意图和作战目的为基础的。

其四，它的表现舞台是作战指挥实践。它产生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受实践的检验和制约。研究作战指挥艺术必须面向实践，从前人的指挥成就和自己的指挥实践中去探索指挥艺术的真谛。刘伯承指挥打仗“举轻若重”，“重”就重在他心细如发，从不忽视战场上的每一个重要的细微情况，从蛛丝马迹中见敌之重大举动，从滔滔江河中找出大军徒涉之路，从一只稻草捆绑的救生圈找到了几十万大军渡江作战的救生措施。而且，刘伯承的“心细如

发”又总是与“胆大包天”结伴而行的。上党、邯郸、定陶和千里跃进大别山等重大行动中,每每周密细致地研究克敌之策,又每每大刀阔斧,甚至不怕虎口拔牙。刘伯承的“细”,源于他对战场上“五行”的深刻认识和对人民、对士兵、对党的事业和战争胜利高度负责的精神,无愧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国外将领具有自己独到的作战指挥艺术,“沙漠之狐”隆美尔圆滑狡诈,巴顿则一味追求进攻、进攻。如上种种,指挥风格千人千面,其指挥艺术也是丰富多彩,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指挥艺术决非“一战之功”,它是在数十次甚至上百次的作战指挥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作战指挥艺术是指整个战争史上作战指挥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卓越指挥经验、指挥技巧以及指挥人员所具有的指挥才能的总和。并通过个性研究,发掘作战指挥领域的规律性经验,为当前作战指挥训练提供借鉴。

第二节 作战指挥艺术的特征

从狭义而言,作战指挥艺术较多地体现出个性色彩,如诸葛亮的“谨慎”,彭德怀的“狠”,刘伯承的“细”等,人各一面,巧妙不同。从广义而言,作战指挥艺术则表现为共性规律的灵活运用、指挥技巧的独到领悟和思维谋略的不懈创造。作战指挥艺术是作战指挥共性规律与作战指挥员个性气质的有机融合,成功实现。具有独到的特点。

一、创新性

能否对已有指挥经验和指挥思路进行创新是指挥员能否出奇制胜的关键。没有创造,没有独辟蹊径的奇思妙想,既不可能取得作战指挥的成功,也就没有指挥艺术可言。作战指挥艺术与墨守成规是格格不入的。举凡创造指挥奇迹的人,无不敢于打破军事

的常识、常规、常法,在敌意料不到之处,出奇制胜。出奇,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军事家对作战指挥艺术创造性特征的精辟概括,也是被历史上作战指挥实践所证明了的制胜法宝。只有那些在精通常规、熟悉常法基础上,善出奇策、用奇兵、行奇法的指挥员,才能步入指挥艺术的殿堂,如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奇不意平三秦,王翦以逸待劳,孙臆围魏救赵,都是古人高超指挥艺术的杰作,无不是在对作战规律熟悉和掌握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加以利用。因此,打破常规、不拘格套的思维方式和用兵技巧,常常成为作战指挥艺术最闪光的部分。

创新性并不是指对传统和已有经验的否定或摒弃,而是打破常规思考、抛开定势思维,对传统战法战术的重新运用。孙臆用“减灶计”陷庞涓,孔明却以“增灶计”赚司马懿,后者是对前者的创新,反其道而用之,从而从容使对方退兵,弥补自身兵员的不足,同样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战国时期的魏、赵、韩、齐、楚、秦、燕七国,都因改革而具有了雄厚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以不断兼并周围小国和少数部族,成为列国中的强者。七大强国对土地、人口的贪欲,导致相互间的争夺和兼并愈演愈烈。战争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领兵八万,包围赵国都城邯郸。邯郸危急,赵求救于齐。周显王十六年十月,齐威王派田忌为将,孙臆为军师,率兵八万救赵。田忌开始想直趋邯郸,与魏军主力决战。孙臆说,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拳头乱打;劝解别人的纠纷,不能参加搏斗。解救赵国危难,死打硬拼不合算。应当攻其必救,迫使魏军前来就范。魏军围攻邯郸已有年余,其精锐兵力集中于前线,国内一定空虚。如果乘此机会直捣魏国都城大梁,魏军必然会匆忙撤离邯郸,回军自救。这样不但解救了赵国之围,也能为以逸待劳、打败魏军创造条件。田忌采纳了孙臆的建议,一面领兵向魏都大梁进发,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桂陵(今山东菏泽县东北)屯兵以待。

魏军闻讯大梁被围,急忙撤离邯郸,日夜兼程回师自救,归途与齐战于桂陵,大败。赵国危难得以解除。战国时期,魏、赵、齐三国的战争实践,产生了“围魏救赵”的谋略。1947年8月,当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时,我刘邓大军逐鹿中原,千里跃进大别山,由内线打到外线,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一举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便是对“围魏救赵”的创造性运用。

二、灵活性

灵活性是作战指挥艺术的灵魂。对已有的作战指挥手段、作战指挥规律和作战指挥经验进行巧妙组合,根据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人文条件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控制,辩证地处理作战指挥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是优秀作战指挥人员的必要素质,也是作战指挥艺术的显著特点。一切有造诣的指挥艺术大师,无不强调作战指挥的灵活性,认为这是取得指挥艺术成就的必由之路。古代兵法中用一个“因”字就透彻地说明了指挥艺术灵活性特征,如因敌用兵,因情措法,因形用权,因地制宜等等。认为只有将兵力、战法、谋略用活用妙,才能进入指挥艺术的境地。

灵活性必须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作战环境、作战时间确定相应的作战策略。例如空城计对于多疑的司马懿就能退其兵,而对于作战凶猛的许褚,恐怕就不能称之为得当。曾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张震上将说,“粟裕作为一代名将,他用兵的最大特点,是深思熟虑,机断专行,在谋略上出奇谋,用奇兵,建奇功”。1944年的10月4日下午3时,苏北黄桥镇一座土城上,33岁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手举望远镜,注视着眼前这片敌我双方一触即发的土地。距土城北面两三公里处,惊慌奔跑的老百姓进入粟裕的视野,当他判明敌独立第6旅先头部队已兵临黄桥,脑海里紧张地进行着严密的推演:独立第6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如果两人之间的距离为1.5米,全部3000多人队形将会是长达四五公里的一路长蛇阵……与此同时,他的“黄鼠狼吃蛇”的歼敌方案已

坚定不移,决定多路向其突击,将它截成几段,然后各个包围,力争先斩其首!

坐镇距土城数公里外的陈毅总指挥从电话里听到粟裕的作战方案,当即表示:“同意。马上下令出击!”顿时,弹雨硝烟淹没了方圆两公里的黄桥。

黄桥镇,位于苏北东部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新四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便于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只有控制了上述地区,才可以与我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顽军与江南守敌的联系。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的反共“专家”、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即令其嫡系主力第89军和独立第6旅等部进击黄桥,以数倍于新四军的兵力与我决战。

当独立第6旅的先头部队抵达黄桥以北两公里半时,粟裕一声令下,我第1纵队犹如四把钢刀,将其切成数段,首歼旅部和后卫团,迫使其先头团回援,然后以一部从侧翼迂回敌后,乘势形成合围。战役的发展果如粟裕所料,激战三小时,第1旅被全歼,中将旅长翁达望着部下横尸遍野,掏出手枪自杀。

选择翁达旅为首歼对象,在兵家眼中是一着奇兵。翁达旅,在韩德勤苏北16万兵力中,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全旅3000多人,一色的“中正式”七九式步枪,每个步兵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9挺,军官大都是“军校生”。

按照我军一贯的作战原则,是先打弱,后打强。但粟裕这次一反“常规”,出其不意,击其要害。其实,对粟裕,韩德勤早有领教。20天前的姜堰之战,韩德勤在姜堰有6个团,如果新四军硬拼,必然带来很大伤亡,粟裕用一个纵队一面佯攻海安,作东进的准备,威胁如皋、海门、启东;一面向东北佯动。粟裕的战术意图是:韩德勤在姜堰的兵力太多,让他调开一部分。韩德勤还真听话,迅速把大部调到海安,只留下两个团守姜堰。待他从梦中清醒过来,为时

已晚。战斗开始后,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神话,又被粟裕用于战术指挥:弃外围如林之堡垒于不顾,首先钻到街心攻打指挥机关,打掉师部、旅部,一路打出来,外围的部队纷纷缴了械,姜堰守敌无一生还。

张震上将说粟裕善“出奇谋,用奇兵”。翁达旅便栽在了粟裕的“奇”上。翁旅灭,韩德勤顽军主力第89军完全暴露,粟裕指挥部队发起总攻,一夜激战,89军军部被彻底歼灭。军长李守维妄图渡河逃窜,失足落水,戴着蒋介石授予他的中将军衔淹没于八尺沟河中。亲临前线督战的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狼狈逃窜。一个月后,新四军与刘少奇及八路军南下部队在海安胜利会师。

黄桥决战,是新四军在苏北进行的一场前所未有的战役决战。歼战1.1万人的战绩,留在了我军灿烂的战史上。

所以,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用计谋诱惑和调动敌人,避其锋芒,打其虚弱,才能保存自己,创造战机,打击敌人,可见避实就虚、灵活用兵是作战指挥艺术产生的基础。

三、诡诈性

诡诈性是作战指挥艺术的又一显著特征。兵者,诡道也。从一定意义上讲,作战指挥艺术就是施施用诈的艺术。它之所以充满魅力又神秘莫测,究其原因就是其满含诡诈。没有诡诈的指挥平淡无奇,无艺术可言。只有以智使力的指挥才高超,才能登上艺术的殿堂。作战指挥艺术的诡诈性是由战争目的的坚决性决定的。为达到战争的目的,对敌人可以不择手段,这就使得诡诈之术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可见,要成为驾驭战争的指挥艺术大师,就必须精通诡道,提高施计用谋的水平。春秋初期,晋国假道虞国攻打虢国。虢国、虞国本是两个近邻小国,晋国想吞并这两个国家,计划先攻虢国。但晋军要开往虢国,就必须先经过虞国,如果虞出兵阻拦,甚至联合虢抗晋,晋虽强,也难以取得成功。大夫荀息谏言用